味辟齋文集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味辟齋文集

(六)

趙南星著

味檗齋文集卷六

序

送郡伯二翁南公入朝序

余觀尙書所載虞舜之治天下。以五載巡守。而其中四朝諸侯述職焉。又一人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述職之時。未必適三考。則黜陟未行也。寬於吏矣。而天子諸侯。駱驛道路無寧歲。車馬人徒之費。民何以堪之。意者洪荒初闢。風俗儉朴。且聖人在上。有位皆仁賢。視民如子。坐則勞心。動則行慶。又其時中國小。諸侯無多。是以供億省而蒙被奢。上下歡欣。而海宇平寧也。三代皆有巡守。秦猶行之。述職與諸侯罷。漢稱有道。而不巡守。亦不聞郡縣之吏皆入朝。豈非以古今異時。有不可行者哉。我國家歲遣直指使者。繡衣持斧。行郡國察吏。糾其有害者。又行考績之法。比三年一入朝。襟夷裾海之域。莫不赴北闕。以其治狀聽黜陟。法不啻密矣。謂宜天下乂安。軼漢追虞。而海內之空虛。民生之危苦。何其日甚一日不可支也。豈非文具而實不存哉。今天下之親民者。無若州邑之長。而太守臨之於上。其意之所嚮。衆皆騖馳而響臻。而下之才幹操履。未有能逃其視聽者。太守而皆賢。則其屬無不肖。而天下治矣。以余觀於今之

世若廣平南公者則賢矣南公秦之世家也秀穎不倫嫻於文學而習於政事其生而皆然者也而主之以仁厚將之以抑畏融之以和平一之以清靜夫是以羣吏象之罔不戰戰於法度而逶迤於文理其不然者輒見繩而無所容何則南公秩奉之外一介不取惟公惟慮無物以翳之其居上視下猶神明之視人也臧臧否否主爵者可以無庸於旁訊故典郡者皆若南公天下治矣夫入朝以計吏也計吏以安民也然郡國之人曰百姓率三年而大創不肖者於此之時罰鍰益多徵斂益急曰將以爲京朝官之交際也百姓亦以爲當然而不敢怨此其人未必皆以賄免民之抏敝實繇之矣吾聞南公之入朝也琴書之外都無長物無以爲交際豈不可以風有位哉南公將行司理周公徵余言以送之余與南公稱相知心南公抗志天雲亭亭物表雖鬱攸薰灼之勢近在比鄰而先之自疏於蕭閒澹淡之鄉如千仞之松干霄直上不與葛藟女蘿相樛繞此其人品廉潔未足以盡之也當事者有意乎澄吏治厚民生也則首涉南公哉

送浩翁錢老先生巡按四川序

今天下賢才衆多足用底寧三吳尤爲特盛龍奮者耀於天塗鶴鳴者震於林野古昔所未有也直指錢公自青衿時即翹楚士林輿望攸屬試宰任邱再典蘗城恩綏民思皆爲祠祝之以治行高入爲侍御奉命巡恆南蘗城恆南之邑也其士民若庶子久離其親乍焉得之不知其歌且舞也是時鏟山初罷榷市

未已加之六宗弗福五氣隔并或雹或霾覆曰在天民生槁瘁公深思洞矚以爲釀害繇於蕩利清流必先澄源入境即減騶從雍容閒雅異時直指至有司輒遠求名酒水陸之珍以充膳羞公一切禁之自奉甚易猶以爲煩有司也或以贖鍰佐之交際僅僅不廢至於生辰令節羣吏且不敢奏牋爲賀無論苞苴左右近習閑之甚嚴所至榛棘之外如隔九閽其所使於外者匹馬壺餐之外無得有所擾令有司密聞必無所庇公清身率下嘉與有司淳濯用康不尙苛察毛鷙郡邑罹災者覈實上聞爲丐蠲恤窮民實被其惠大抵公乘風霜之權而施雨露之德繇日月之明而生雷霆之威事非利民無所不省文非有害無所不容所謂其政恢卓可爲公卿者也及瓜之期上復以巡蜀中蜀中故稱殷富自播酋稱亂徵發之所耗費師旅之所蹂踐戰陣之所損傷鬼火彌山荆棘塞望夜郎爲郡蠻夷之野心難化鳥集之栖息未寧此其所須於重臣之巡省與畿輔一也何則畿輔易治然國家之門戶也非重臣不肅蜀中國家之藩籬也又險遠難治非重臣不固惟公足以當之夫士大夫非峻風裁之難而宏德宇之難峻風裁者英妙之所尙也宏德宇者巍碩之所務也余觀於公之德宇不啻宏矣譬之應龍正中純粹霖雨天下故爲四靈之首非徒以升雲興霧見其殊絕震慴蝘蜓之倫也公事竣之日所解贖鍰中程之外尙餘一萬二千皆留之屬所帑中公履玄造極如餐霞之賓何必言其不饕然世之所希安得不貴余以檮昧幸得與公共事端領受教以不至速戾公以虛襟楮接開心相信夢寐不疑誼貫金石情郁蘭茝余誠不知其何修而

得此於公也。日月迅馳。遂將遠別。聊述公之祉福於恆南。而余之仰成於公者如此。固不足以揚美德而竭情愫也。

送沈老公祖總憲山東序

沈公爲井陘道三年。而擢山東憲長。所屬諸大夫僉謀於趙子曰。沈公之東遄矣。吾儕及士民。皆戀戀不忍舍。然無可如何。先生里居久。知沈公之政。盍贈之言。以宣上下之情。此時趙子方念世道日險。欲閉門杜口。顧不能無言於沈公。夫在位者。將正物化俗。必諭其意於天下。而後人知所嚮。然諭之以言。不若諭之以意。諭之以意者有之也。有之而諭已淺。況無之而諭乎。下之聽之哄也耳。故諭之以意。不若諭之以無意。無意也者。無欲也。無欲也者。無我也。無我更何所有。夫天下之人皆沈於欲。而斯人也獨無之。是神明也。神明在上。而人猶有不化者乎。沈公初下車。滯囚甚多。有城旦一年而圄至三年者。沈公悉罷遣之。一日而歡聲動於逖邇。邑里之中。有吏卒訌者。必非沈公所遣。其以公役過者。見長吏扶服。不敢仰視。鄉亭無所擾。有犯法者。長吏輒繫治而後聞。每黎明視事。訟至立決之。文奏至立散之。以崇大體而無苛細。不作意而任理之。故恆緩帶而不遑。夫爲政者仁。所以懷民也。威。所以戢慝也。敏。所以樹功也。靜。所以綏物也。沈公賅之矣。蓋公無欲人也。余每聞人言。自沈公至。未嘗受屬吏一棨。若以爲過者。夫公儀子之爲政也。園有葵而拔之。況受之其屬吏乎。此乃所以諭其意也。夫是以能仁、能威、能敏、能靜而中山以南。邢

襄以北若久陰積晦而照之以白日大旱彌年而沃之以膏雨也夫沈公居恆抑抑也愔愔也至於官僚之臧否大獄大何之是非必質之天明而詢之輿論嫌疑有所不避毀譽有所不徇卽强有力者不能奪也昔人有言鳥託巢於叢人寄命於公淸而後能公此諸大夫及士民之所以不能舍沈公者也邇來國家用宵人之言鏟山榷市斲地脈朘民生以取利而羔羊之風幾絕乃斷斷而非之若沈公者可以匡朝可以救世矣恆山之右與山東爲鄰淸源徐州之間五方之民所雜處亡命之徒易於竄匿故盜賊日多豐年樂歲而嘯聚不解城門晝閉此天下土崩之漸也沈公司臬東土盜其遠矣哉是公在山東猶在井陘也譬之若龍乘小雲近霧則其雨不博若雲霧蔽四海則霖雨及天下矣霖雨及天下豈其遺趙人乎余以匡朝救世望沈公總憲一方之謂小矣諸大夫及吾儕士民其無戀戀於沈公哉夫沈公之苦心於是邦余深知之余固不能舍沈公也

送郡公祖二翁魏公被徵北上序

往者臺省少人則主爵疏請以司理邑令之賢者選爲臺省邇年上駁厭言事者疏上恆不下主爵乃爲權宜每計吏之後輒廉其資望最者疏留之而徐議選授亦竟得俞旨然殊重其事癸丑入計者尙旅食也今年又議留則吾郡理魏公首列焉魏公之爲理五年矣其勞苦極矣何也値天下之多艱民生之困蹙也然則時使之乎夫亦公之自勞苦也且古之君子遭時艱而往救之至於席不煖突不黔非救天下

也。彼其視天下人之阽危猶吾身之阽危也。而安能以自暇逸乎。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夫天之方蹶。而世固多泄泄者。則夫勞苦者天之所不能使也。故曰自勞苦也。魏公蒞郡以來。當事者傾心委任。一切大獄大何皆質成於公。往往掀之覆盆而曬以白日。大利害得失。皆剖決於公。其所蠲百世以來之病。而造百世以後之福甚多。天下自癸未迄今。鮮有豐年。此鄉尤甚。非魏公幾無噍類矣。至今年尤甚。公攝事眞定縣。捐俸設粥。士民感悅。不惓其囊倉而助之。郡民及四方之流民。聚而待哺。公時時嘆咻之。或親嘗其粥。病者問其所苦而藥之。不幸而殪。則掩藳之。入眞定之境。無顦顇僵於道路者。魏公之救民。可謂勞苦甚矣。至乃不穜虐士。而況於饑餓菜色之民乎。自非視民如身。而語能若是。夫救天下者。非才不能。第非天生仁人如魏公。見民之疾苦惻怛繇中而第以在其位。不得不救之。則亦何能勞苦盡心力若此乎。是故列城諸大夫莫不奉行德美。共蘇瘵民。實賴魏公爲之發揚名譽。以受知於上。無風波之虞。得以幷心悉力於民。天下之民。良者楞腹而待斃。黠者傾耳而思亂。而趙魏之間。猶得室家相保。皆魏公之賜也。魏公譽望甚高。不日且爲臺省。聞主爵欲引與共事。此皆世之所稱華要也。世不少才士。獨仁人少耳。仁人得志。庶可以救天下。顧救之此時甚難。至尊神聖。欲無爲而治。似以臣工不必有也。不必備也。其言不必聽也。不必下也。若至尊無轉圜之念。則雖欲效忠。其道無繇。如此而言救天下。是雲絕於天。而欲爲霖雨也。故曰甚難。然何可遂已。魏公其必有至計乎。魏公行矣。天下實賴之。非一郡之吏民所能借也。救天

下豈其遺一郡而況畿輔之地諸大夫奉行德美蘇我瘵民卽魏公未去郡也魏公且薦諸大夫於朝矣

送邑父母柏翁晉公入朝序

晉公爲邑三年而直入朝之期御史大夫劉公御史傅公皆舉公治行卓異往時卓異有舉有否而今歲言者以爲不可已壬辰余友鄒孚如爲考功曰卓異表慮譎觚之至今天下尤輕簠簋宜舉清吏今年未知何從然孚如之言知本矣昔晉公之初下車聞錢穀投櫃之害毅然革之而以請於當道當道不允也余謂當道曰令已革矣正供無所逋何必同且投櫃者誨貪者也久之當道大服晉公薦之郡邑各有社倉甚病民晉公言之當道革之二者皆通行畿輔之南如公議夫二者六郡之害也所從來久行之將來其害未有紀極也而自公絕之仕人謂居官傳舍耳洒掃之焉至足而問及鄰舍則迂愚一宿無盜而爲長久慮人未有不笑者晉公爲一邑而除六郡之害出兩言而貽百世之利且久處之膏人情之所難割驟奪之利衆兆之所同怨割己之私而任衆之怨以永庇六郡之民且天下之仁人君子必有聞而效之者矣是潤及天下也爲邑而永庇其民亦賢矣而又潤及天下來世豈特清其身而已哉可不謂卓異乎先是晉公下令曰盜也者狙富室者也貧民之擊柝干掫以爲富室也鄉亭之中各舉富者之姓名及其鄰家而申嚴連坐之法於是富室皆欣大夫之安己也盡得其姓名籍記之及審徭賦至平至明毫髮不爽公之盡心民務類如此公性兼衆美學總羣道其禔躬則湜湜乎如處女也其臨事則斷斷乎若干將

也其恤窮民則煦煦乎若慈母也其摧强禦則穫穫乎若仇讎也豈惟吾邑前未有而後難繼即前此主爵之所舉而余之所知者未見其過之也孚如好賢如緇衣而其所舉邑令曾無如晉公者假令有如晉公者其歎異不知當何狀豈不可謂卓異乎哉邑學博王君郭君及諸生醉飽於道德歌舞於教化久矣至是求余言送之余聞當事者之知晉公也相與慶幸之如此蓋今之典計者故好賢如緇衣者也

送邑大夫環翁金公之吉安序

金大夫越之瑰儒也典高邑三年邑洽平上其績於朝明試有功錫封以庸又二年擢守全州邑之士民弗忍舍屬赴御史大夫御史府中合辭稱曰高邑恆山之小邑也西北西南近山田磽埆不能旱東南多沙漏雨豐年亦薄收矧恆苦旱民往往鬻子以食搆屋而炊自令下車立志皎潔唯飲邑中之水輕刑薄斂與民休息每遇災傷盡心力賑贍民賴以無捐瘠訟至惟剖是非或聽其和解輒罷去不得已當之無所罰以是士民得安今聞擢去是奪赤子於父母之懷用是趣趍請命願借令二三年以始終活我瘵民於是御史大夫上言高邑令以資勞擢全州其士民具道令子惠士民狀不忍其去欲留之爲政必酌於民前代本朝具有其事臣等請留之以州守管事高邑便下選部議以冀州守管高邑報可蓋余所睹記邑以前無擢而復留以州大夫蒞縣者實自金大夫始當此時士民輶輶啟啟甚歡也又三年將上計而擢吉安二守大夫之爲邑且十年矣勢不可復留士民將與大夫別博士文學乞言於趙子講大夫之德

採士民之意趙子曰天下之易得者才也惟君子爲難得以余觀金大夫君子哉夫世之爲吏者率喬詰卓鶩以自見其奇而劫名譽大夫獨循理奉法不求人知茲可謂悫矣大夫越產也越浩穰奢麗之鄉也邑無論其他市中有時無肉卽有魚自他邑來匪肢則膾大夫安之不厭茲可謂儉矣邑事故少大夫持大體不嬈故多休暇寺舍蕭然攤玩圖史時而訪林皋之幽介求忠告於郊坰茲可謂簡矣敬事上官而不能詭隨間有未相信者不汲汲自明久之其意也消至於修城之役念民之貧終不肯動所省財力無限茲可謂卓矣與人處洞然無機口之所言胸懷都盡不能疑人人亦不疑茲可謂信矣夫信所以存眞也卓所以遂功也簡所以昭恕也儉所以培節也悫所以迪古也大夫兼之可不謂君子乎且今之作吏者亦難矣一邑十年所經上官凡幾寮友過賓凡幾風波震撼備嘗之矣大夫之德如一日如彼金矣不爲燥溼輕重如彼玉矣入於火而不變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大夫之謂也博士文學皆以余言爲知大夫大夫往矣吉安之士大夫必好之矣士大夫好之而況於民乎夫吉安蓋多君子云

送胡清宇老先生令介休序

胡先生爲廣文部上三年諸生人人愛敬之深與余交頃之擢介休令過余曰某不習爲吏而遽吏又聞其俗悍多盜先生其何以教之俾幸無罪與曰吾觀於先生和而不流犯而不較所謂汪汪如千頃波澄

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也於令何有胡先生固請曰顧先生無棄之將得一言而書諸座右余避席曰君子之誠於爲善如此哉夫長民之道非有祕謀奇計也天下之物無不相反反於善則爲惡反於惡則爲善故賈山之論治道借秦爲喻今天下世道人心極敝而吏治隨之余與先生之所親見不有囂稱佞詞瞬息變幻以百姓爲可孩者乎不有罔顧民之肥瘠而朘其膏脂恆若不足者乎不有視民如讎而淫刑以殘者乎不有戴威滿頭侮耆舊凌僚署而自雄者乎不有聽訟無曲直惟任其偏私者乎不有取物於商賈而殺其直名爲官價者乎又不有都不與直者乎若而人者何可以爲民父母也龔黃卓魯以不爲此故成龔黃卓魯豈有他術乎哉夫知人之善而吾休讚之則知吾之善矣知人之惡而吾唾罵之則知吾之惡矣何則人已一也豈惟人已天人人神亦一也知人之所好惡則知天神之所禍福矣古今亦一也知一時之所好惡則知異世之所不朽矣胡先生憮然動容曰某雖不敏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下車則首爲誓不用官價矣余曰充此念也卽天下可平矧惟一邑胡先生曰先生之所論者治也治亦有術請問俗悍奈何曰夫民未必生而悍也無亦民以其俗之美自爲累乃激而悍乎胡先生笑曰俗之美何則其爲累也曰急於公賦而不敢逋俗之美者也上固宜體恤之乃徵之愈急麥未秀而夏稅已入粟未穎而秋租已完矣貧民稱貸而益之所收者皆入他人之倉囷非獨此也又權量不平多取以圖奇羨帝官府而鬼隸卒憚不敢見何況擊登聞鼓此俗之美者也乃有不問其犯之輕重耳樂痛呼而目喜濺血僵

尸於前快不爲意若此類豈非以其俗之美自爲累耶夫治民之道以仁爲本仁者必寬寬者寬於無知之民也仁者能惡人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民吾之赤子有害我赤子者此貿首之讎也孰能寬誠愛民如赤子而有得罪者則其妻子鄰里皆怨之有君若此而忍負之乎如是而俗悍可漸革也胡先生曰善請問多盜奈何曰余嘗聞彼土之諺矣曰平遙介休入夜便偷繇此言之則其俗之多盜久矣其爲盜者民皆知其姓名而不敢明告之於官固可以徵訪而知也既眞既悉乃與之更始怙終不悛論之如法胡先生曰此邑盜也外至之盜奈何曰保甲之法備矣能行之者存乎人之精神力量耳有愛民之眞心而精神力量自出明於道而術自出舍道而求術則能吏而已矣君子不取也胡先生曰善介休汾州縣也余友魏懋忠撫晉以汾州地曠遠乃上疏升爲府懋忠撫晉八年功德甚大其根本乃在無欲憲臺岑寂吟咏自娛聞晉中爲立生祠此所謂爲善而不朽者也居官者不當如是耶胡先生曰先生之望某也過雖然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胡先生將行其僚韓君及諸生問余所以祖之者余爲具述其語如此

送鹿門雷公之連城序

古之大聖賢豪傑非有異於人也亦惟知自愛而已矣夫均之人也而能養其德以爲聖賢豪傑可不謂自愛乎哉自愛者無與於人也猶之衣以自蔽也食以自養也宮室以自庇也車馬以自逸也皆無與於人也居官者清身思職撫循黎元忠於居下而惠於居上以克有令名此士人之所以自愛也自末世以

資格限天下之士而士亦以自限曰上之所以待我者薄雖竭志畢力無爲也往往勤也而偸繼之貞也而辟繼之惠也而猛繼之詩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於是用人者益謂資格果足以限天下之士也雖有聖賢豪傑之士皆莫能自致丹霄之上而又習見夫資格高者多恣睢暴戾而坐致通顯使人爲善之意消夫此近世用人之常事耳爲善者非求通顯也自愛之謂也彼無德而通顯者士民讎之鄉黨惡之鬼神害之異日者其子孫恥以爲祖父斯亦苦矣其所得者不過華衣羙食高其宮室乘堅策肥而已此東陵之所樂而終身者也未若西山之餓夫也則不自愛之甚也鹿門雷公起家太學風神朗秀占對詳雅謁選宜得典城而爲趙州倅其倅趙也廩廩焉如處子也州當孔道憧憧焉其瘴身也上官多戴威於頭者戰戰兢兢焉其俛免也久之上下咸孚譽望日起當事者薦其賢擢連城令繇淖中而誕登於岸此自愛之效也夫勤所以奏功也貞所以植節也惠所以潤下也功奏而後職舉節植而後行成下潤而後德翊此無與於人而資格之所不能限也然倅之與宰相去遠矣鬱紛詆而不倦乃可以明勤守大聚而不繙乃可以見貞綏兆庶而不遺乃可以昭惠昔不得爲而今得爲也夫得爲善者亦得爲不善在乎自愛與否耳世之人率知自愛而不知所以自愛雷公之在趙可謂知所以自愛矣豈以初終易念哉志稱連城之俗頗類中州而斗僻非若趙之孔道非難治也持其倅趙者以往而百里登春臺矣余將伏俟嘉譽焉

送邑尉父母寶吾周公序

周公閩人也閩人之仕於北方者其言語卽士大夫未必盡解公之言語小民皆知之其與小民言往往就其鄉音使之通曉所聽訟人人悅服年比荒盜多第嚴保伍匪惟不自擾民亦不使一人至鄉村民皆愛戴之然恆不得在縣以公精醫上官常延請之家人數缺米以衣物易錢歸則人人喜有病者輒求救皆爲診視與之方藥所活甚多先是邑有羣盜劫人汚其婦女僅得城旦罪無何又劫人公悉擒之正法人人又喜曰公恆不在縣偶歸則能擒大盜安民勝恆在縣者任未三年而陞山西按察司司獄速矣邑人悲惋曰公之安靜愛民盜賊斂戢而遽舍我去也傾邑往訴之上官願留之上官以尉卑官顧不得擅留又不可上疏奈何則人人失望夫郡國領民之吏無卑於尉者四累而上之所謂達官貴人者以視尉若太華之與卷石然大都自事其事而無與於民隨其所至以速化爲暢翩然而飛其在也民不知其去也民不知甚者剝民自奉絲髮不遺而督之以箠楚叱罵若此者民知之矣夫狼虎入城癰疽在身誰不知者第無術以去之耳寧有不忍舍者乎周公之爲尉也在則民愛之將去則民戀之以此傳之子孫曰吾祖父爲高邑尉得人心如此不猶愈於居極品享大祿而身有穢德使子孫聞姓名而恥辱對青史而痛恨者哉邑之薦紳青衿屬余言以送公余以此壯其行色是時宰邑者爲普大夫治行冠於寰內余是以敢爲此言若非然者則余且得罪矣相與一笑而別

送金思元公之漢川序

昔司馬子長爲游俠立傳此千古之特見卽子長之爲人可知也假非子長創爲之孟堅決不能爲然繼作者亦不見所謂游俠其人隱於閭閻作史者不能知或以爲不可訓故令其泯沒於世惜哉於此益見子長之不可及也趙子曰燕趙之間自古尙游俠窟也以余所見無一俠士平居杯酒交歡者不乏人一有緩急倀倀憧憧無可叩門暴政之所摧折汚俗之所漸染舉世化爲罷駑然則忠臣烈士不亦鮮乎濟南有金太學者金御史之子也侍御以文學治行著太學自少而喜爲俠結客好施家無餘貲仕爲欒城主簿令長屬以事事立辦乃事事悉以屬之邑爲四輪之區而賓旅順流民不稱苦入其境田疇林木學宮客館澤梁道塗無不整齊以至古賢之祠名勝之地無不煥然一新鑿渠穿池灌田蓄魚暇日則飛蓋擁賓集亭俯榭蒲綠荷丹甚可樂也臨民則姁姁啞啞見惡人則切齒植髮邑之人無老幼男女窮陬部屋之中無不感其德其魁宿姦黠椎埋武斷之豪無不縮頸重足上官皆以爲才至其設粥施藥皆取諸奉入全活甚多不難瘠己肥人其廉可不問也余每謂金公無官不可爲從政者罕有其比而人莫之信但以爲有才有守耳人無俠節雖有吏肯之才婦女之守奚貴夫與人處緩急無所賴卽國家無所賴可知矣金公僅僅轉丞漢川蓋資格棍之也金公家居時與癭陶邊公游仕於欒數數思邊公請入官舍握手甚歡時邊公年過七十隱民間邑人皆知金公與邊公舊好邊公少時有膂力善走馬擊劒盜賊皆畏

之不知其爲人也正猶人之知金公以才守耳夫居官者有知其才守亦足矣金公將行余與邊公送之沔水上放歌大醉金公騎馬去

贈魏允和就教序

國初用人之法有四曰辟舉曰歲貢曰鄉舉曰進士其輕重亦以此爲差其時科第猶輕有行有否其後科第日以重進士科尤甚鄉舉不得與比入貲者衆而歲貢益輕去入貲無幾耳論者以爲國初用人無一定之法夫用人固不可有一定之法也故書曰旁招孟曰無方有一定之法則必有所偏重前代入貲任子有至卿相者而乃以聲病對偶之文限天下士乎辟舉之廢也以其有僞夫僞也者託於賢能也聲病對偶之文何所用之哉所最可異者歲貢之士往往倅州邑其見上官貶損同於圉隸而上安然受之至或加之陵辱用人之弊至是極矣是以士之有志者起家歲貢率多就教職今天下非能如國初之重教職也而體貌猶隆於州邑倅每以薦得典城比來入太學者幾無人矣柏人魏允和生於名族魁梧卓犖學深而識洞乃不得科第而爲歲貢謁選爲教職夫允和所謂士之有志者也是以勉而就此固亦知教職之重不若昔時也士亦在所自處耳日暮塗遠倒行而逆施之卑躬詘體於有司之前而與貧生較錙銖之利至或請託雇金錢權子母而取息自輕如此而欲人之重之是墨題而爲姝蒙穢而爲芳也近時海忠介公亦起家教職於二千石無所屈而天下人皆重之仕至御史大夫爲今代名臣夫教職豈能

使海公輕耶。且教職之重。以其師士也。公卿大夫皆出於士。聖賢豪傑皆出於士。而爲之師者。反不重耶。居其職者。誠思國家以我居多士之上。必模範無忝。而後可以爲師。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處子居重閨之中。窈窕令儀。而鄉邦知之。徹於侯王。士之潛修。非若重閨之幽密也。而令聞不彰。此理之必無者也。允和處家之溫而義能幅利。識能匡欲。吾有以知其能自重。而見重於世無疑也。允和勉旃。使天下知進士科之外。未爲無人。則士林重教職之中。不乏娖修如允和者。則廣文重。豈不都哉。賓婚修賀於允和。欲得余言。而允和素推愛余。不庸衆視之。余是以致其規望之厚。允和父曰繼軒公者。不幸蚤世。余猶及交之。其文學取一第有餘悼。誠君子也。

贈張赤巖序

余爲汝南司理時。赤巖方少。名殷殷起諸生間。與劉貽哲諸人從余講藝。余其時二十六。距今四十年矣。其同學者相次升第。往往大琦。今貽哲官蜀中。赤巖以貢入太學。仕爲學官。得廣平。過余。余見其精神丰采。猶可想像其少時也。杯酒敘懷。不勝今昔存逝之感。及聆其議論。是非邪正甚晰。立志果決。若避臭腐而就馨香。凡人之久失意者。志意恆日頹。而赤巖乃更銳。又好學不倦。爲文章益精美。光芒爍目。赤巖亦謂余幸不衰。留信宿極歡也。往者赤巖不第時。余恐其拂鬱。貽書以杜子美歲拾橡栗隨狙公相寬譬。不謂窮困之久而識見涵養。勝進如此。又以其文高不售。或捐而不爲。不謂其文章如此。余安得不喜也。昨

就督學試督學大奇之以秋試必售矣夫人生夢也仰而咭天身在於第劇也其王侯者卽與隸者余知之審矣豈其以一第爲赤巖重哉高選華秩如園囿焉樹之蒿艾不若蘭茝赤巖得志國家之俊乂吾黨之光輝也赤巖努力以慰我心哉

賀大名世蓬翁張老公祖晉位副都御史序

萬厤末年上凝神元宮不接臣下卽陳奏罕所報宰執六卿不得舉其職而二三言官出片語刺譏不能自明輒去當此時銓部用人皆以賕進堂邑張公以考功郎休沐起爲選部乃言年來登進百官出於言官之口而書於銓司之手若胥若隸甚辱賤不特溺職而已臣必不忍爲也疏上其輩大怒合謀攻之張公遂移病去至今上卽位霧消日杲霽然大明公起爲奉常旋出撫保定而值白蓮教之亂白蓮教者愚民持齋誦經欲以邀他生之福掫徒甚繁而大陸瀛海之間鄰於山東者故爲盜藪有司匿不上聞久矣乃與白蓮教合而爲一誘以幻術設爲徽表曰某男子當侯王將相某女子當后妃夫人今生卽貴何言他生也仗佛力而用神兵戰無不克事無不成遂反而山東已先反所屠戮剽奪絕慘其開府趙公求援公命參將張體乾赴之未出境卽以所將兵征反者應手而碎無遺種仍以其逸勁援山東輒復清盪而歸捷書入上茂其功晉位副都御史公貽余書謙讓云不知兵夫不知兵而何其成功之神速也夫孔子尙矣孟子之論兵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孫吳聞之必以爲枯竹之常談也然治天下之道未有外於枯

竹之常談者。宋子罕不徙南家之鞠工。不禁西家之流潦。而荆不敢攻。孔子謂其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然則孔子之論兵。猶孟子耳。今吏濁政秕。百工之失業。萬民之昏墊久矣。安得不亂。使公而早至。必不養成患禍。眞定畿輔之地。國家之門戶。邊左既失。外患已逼京輦。若妖賊之誅稍緩。則干戈滿地。雖有孫吳。無所用之。何也。民窮思亂。兵無所出也。幸而公至。猶易於撲滅。所謂以亂得聚。非謀不卒時者也。故能一鼓而殲之。以無滋蔓。其功詎不偉哉。聖主葵之躋於上爵。不亦宜乎。諸道兵使者。實皆有造於土。而以綏民則行德意。弭亂則奉指麾。惟公之功。徵余言以賀。余與公後先被薦。聯翩再起。桑梓之地。賴公以底寧。喜可知也。夫盜賊之興。在位教之也。四夷之入。中國召之也。公昔抗疏而歸。雖未得行其志。而明銓部之職。奪儉人之魄。鼓豪傑之氣。直聲動天下。今年大計。京朝官向之攻公者。皆在幽黜中。曰是以張選部爲主人而憎之者也。固已有功於世矣。妖賊其小者也。不日上且大用公。修之廟堂之上。惠中國以安四方。恢復遼左。取通侯斗大印。昔王文成以講學而成剿叛之功。其兵法蓋得之孔孟。公近孔孟之居。何必讓之哉。

賀哲翁游老公祖晉秩久任序

游公爲井陘道憲副。且三年於茲矣。時數被凶災。荒田有租。併日無食。良弱者以饑隕。強梁者去而爲盜。駸駸亂矣。游公來曰。與其撲盜。不若救荒。是弭盜於未起也。徧歷鄉亭。見其父老子弟而溫問之。爲之惻

然傷心。愀然不怡。乃議賑、議緩徵、議設粥、議平糴、議借粟。夜晝晨興。櫛沐不暇。民賴之以有命。保其首領妻子。客歲三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猶稍有麥。今年春夏皆旱。宿麥已乾。秋種未入。於是百姓不可勝救。游公之心益苦矣。而大盜起山東。攻劫城邑。當事者乃擢公武德道參政。行有日矣。一時官屬軍民人人顫恐。若病垂危。得秦越人而欲易以他工也。顚蹶控籲。願留之以活子遺。開府王公上疏。具陳游公救荒弭亂。及吏民依戀不舍狀。曰恆山乃國家股肱地。飢與盜等也。釋此而急山東。可乎。疏上。竟得請。游公以參政仍留井陘道。萬衆悅喜。以爲且危也者而安。且亡也者而存。中軍參游將軍姚君世賢等。徵余言以賀。余方爲桑梓釋慮。聞諸君之言。不覺浩歎曰。甚哉。在位不可一日無君子也。惟君子爲能不忘天下。故其操身也正。其畜下也慈。其繩人也恕。其莅事也勤。其究心於吏治人才也豫。游公有焉。使在位者皆若游公。則民生必安。風俗必厚。紀綱必振。寧夏必無叛軍之變。播州必無楊酋之亂。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內治者牖戶也。外患者陰雨也。故鳥不忘其巢。人不忘其家。君子不忘天下。內治不修。以俟外患。是忘天下也。當今之世。繇忘之久。以至於此。用游公已晚。而尙可舍乎。夫救荒無奇策。繇平居無備。以至於荒。故無策。安得奇。然而恆不救也。其救之不盡心力也。游公之心力則盡矣。往者癭陶以東。與山東鄰。盜甚多。豐年不解。游公命將吏據要害屯兵守之。盜奔。昔郤至言免罝之士。天下有道。則公侯以扞城。其民無道。則公侯爭尋常。略以爲腹心爪牙。此春秋之事也。今九州一國。文武同心。以弭世亂。不

亦懿乎。而文吏峻爲畛界。貴竹貢而賤韉韈。扞城腹心。皆無所有。今宛洛淮蔡之間。又訌於羣盜矣。此皆國家之藩屏也。豈不甚可慮哉。游公博愛寬容。每欲引人於善。而惟恐敗人之名行。故揚其美而未嘗鐫其過。有被銷骨之毀而獲瓦全者。其視文武官屬一也。若游公者。其德度明智。豈不萬萬超絕俗情哉。宏濟時艱。其必游公乎。今天下日以搶攘。此士君子策功立名之秋也。諸君庶努力扞城。其民以報游公之知哉。

贈郡伯後翁劉老公祖入覲序

稽古唐虞之代。三載考績。三考而行黜陟。法制甚簡闊。而黎民於蕃。四方風動。沿及後世。法日以密。至於今而極矣。郡國三載而入覲。上計待黜陟。而每人比及之期。各考其殿最。又諸直指使者。率一年而竣。各有所舉劾。故曰法之密。至於今而極矣。然天下寖亂。民間寖窮。盜賊寖橫。乾象人事甚可憂。論者多歸咎於上之與利。非臣子之義也。或以爲中使四出之故。則亦非春秋先自治之旨也。嗟乎。此其故可知矣。余端居深念。所以救亂圖治之方。明良惟康尚矣。其在外者。則莫如倣漢人之意。責成二千石而重用之。何則。二千石體尊而近民。體尊故其勢得行。近民故易察吏。所部吏數相見。睹其面貌。聽其論議。聞其催徵之緩急。所守之汚潔。讞獄之當否。如父兄之於子弟。未有不熟知其人者也。二千石皆公且明。則宵天下而唐虞之不難矣。郡伯劉公。貌肅而氣和。德精而量博。屬吏趨郡朝者。一切揖拜如舊儀。弗少假借。歲時

吉慶無敢以筐篚入者聽理得情恆決遣之卽願贖不許也金錢出納自好者以不涉爲貞公曰此夫避溺上山者也誰當拯溺躬親其事發姦宄弊曉然與衆知之旱乾累歲士民窘急公孜孜訪問惟恐其有虛隱議所爲拊救之策不遺心力公知吏胥之利多事而民病也一以省事爲務去文奏之煩其必不可已及逋滯之當散者第揭諸郡門之外令州邑使人自來錄觀之眞定於天下稱大府於京師稱股肱又四輪之區公坐而聽政出而應過賓庭燎不設恆有餘暇下車未幾而三十餘城改觀焉蓋余嘗與諸子講德泝水之上或言公之淸如龍其游其食靡不淸者淸故能持綱紀能持綱紀故能興政治余以爲未也或言公多識前言往行凡禔身理人馭下濟變之方無不詳攷比輯時時覽觀國家之遺儀軌事無不抵掌可述以至律令法比之繁無不句析字解其見之眞故能執其要能執其要故能省事余以爲未也以問二府史公史公曰公讀書講學者也其於儒書無所不讀皆窮其元要心樂之而身行之不急言不多言如吸甘露之液餐其膏厭而飫之乃言其性味公之於道眞有所得弸於中而發之是以其政不勞而治余乃歎曰至矣哉學必博而後能約政必敬而後能簡一也今天下欲得良二千石責成而重用之則無以踰劉公者矣昔黃霸以良二千石入爲三公不稱任霸不聞道其精力明察俗吏之錚錚者耳故非坐而論道之器也若劉公者乃足以當之矣於是劉公將入覲史公及別駕楊公趙公司理董公屬余言以贈其行余乃具述余之所知公及所望於公以憂天下者公且住而上計矣州邑之吏惟二千石之

所品騭二千石曰可則主爵留之曰不可則去之是國家未嘗不責成二千石而不明其爲責成故惟郡人之所得之其用之亦不重近日言者欲間用一二二千石爲卿寺竟莫肯行人私其爵位不以推賢救民可歎也且至尊深居久矣元會之典併廢即台司不得望見天顏忠心何繇上達譬若鵠鴿飛且鳴矣吾人救世豈有息焉公之茲行其造福於吾郡固已非微也哉

送臨城邑父母象翁王公入覲序

凡人之情習危而獲安習苦而獲樂習慴而獲寧習儉而獲裕則德其救之者必深而戀之必不可解臨城之民是也先是臨城之民居於塗炭之中久矣而有芮城任公者來其時如大軍所過搜牢已盡僅有田園而凶年繼之無穀無菜任公多方勸貸以活百里之民而當道者沿襲舊弊曰臨城非甲科縣調之獲鹿臨城之民鄭允若等千百爲輩號哭詣趙子趙子爲致書當道留任公當道不肯爲奏言任公竟去臨城之民相向而唏曰此邑固宜塗炭耳未幾而今王公來王公下車則與士紳父老問任公之政皆忻然當心至徵收投櫃之事曰任公涉而不染王公曰吾何敢望任公吾所謂逃火井中而避溺山上者耳吾不敢涉也錢穀一切付之於人而惟問其逋完禁其多取於是輸納如流名四達其他諸善政不可悉舉大約主於慈祥安靜臨城之民無不抃舞相慶曰岌岌哉吾邑之民任公之未來不意有任公也而忽得任公又不意任公之遽去即趙先生不能留也則謂臨城無民矣又不意王公之來猶任公也是任公

未去也。臨城之民幸矣哉。王公爲邑甫三年。此時長吏方久任。未宜遷轉也。値入覲之期。臨城民千百爲輩。復詣趙子曰。臨城之民。賴王公之顧復以克有生命室家。無以爲報。願先生一言。以抒小民之情。於是趙子喟然而歎。泫然而欲涕也。允若等愕然而問曰。先生何悲之甚也。趙子曰。余蓋悲夫在位者之罕恤其民云。夫長吏者。民之父母也。愛子者。父母之常也。而世之長吏曰。四海九州之人。探籌投鉤而來。此何父母之有。愛從何生。卽如所言。國家所以探籌投鉤而使若來者。何也。豈非欲其愛民乎。然念及於此者幾無人。而皆以爲其士田也。百姓隸農也。有以爲此皆人子而善遇之。至足矣。大都皆敲扑而劫奪之。甚則視之若讐怨。備極慘毒之人也。以語爲人父母之道。則不仁。以語國家置吏之指。則不忠。爲之民者。願其去而不可得也。其入覲也。惟恐其復來也。有愛之至於無可效情。求鄰邑士君子之言以送之者乎。使長吏在在如王公。相繼者人人如王公。則天下之民。皆若臨城之愛王公。有祝而無詛矣。然何可得也。余抱生民之憂。願長吏皆若王公。故著民情之易感如此。倘有聞之而惻心者。余卽願爲稽首焉。

送州大夫紹翁范老公祖入覲序

余結髮而從海內之賢者游。所聞高義奇節。必心識之。自退居閭閻。親見蒼生之悲苦。聞有清白愛民者。輒願爲門闌之厮焉。蓋郤陽有范公云。范公爲四川兵使者。及河南參政。皆廉惠綏於民。思不忘。是吾州范大夫之家君也。大夫先與余往來。余聞其宰伊陽。開荒田千頃。極有法。鑿永利渠便民。民祠祀之。甲辰

冬來牧吾州。余之喜可知也。大夫之廉介。其天性家法。而明無不燭。慈無不覆。誠無不貫。敏無不剸。威無不嚴。密無不徹。州故極衝。而比年加之中使絡出。益難支持。所縣六事劇。守者晨迎夜送。勞苦溲膏矣。以故姦猾滿庭。橫民滿市。弊孔滿倉庫。辟名滿簿領。甚則掃迹滅景。無復可尋。大夫下車。銳意澄清。審察鉤攷。恆至三四鼓。於是人皆竊議曰。以趙之衝繁。而矻矻若此。是徒自苦。無能爲也。余亦有魏王讀法之慮。私使所知。謂大夫自愛。徐爲之。大夫弗聽。久之。巧詐露其肝膽。鬼物呈其象貌。原其本情。悉寘之法。而郡朝乃清。人乃知有官府法度。訟者不必懷金輕俠。不敢羣聚。視大夫若神明。不敢欺。其治之寬然有餘力矣。故審徭役。則貧富均。講鄉約。則善者勸而惡者沮。嚴保甲。則盜無所容而行旅不驚。是時郡國數災。客歲冬。煮粥食飢者二十四所。不時稽閱。人得以無顧頷。當事者嘉之。今年夏。飛蝗蔽覆。教民溝田邊畫。則驅納之宵。則燔以火而土之。貧民捕蝗。賞穀二石獲一秋。禾賴以猶存。客館什器。往時悉假諸民間。捐奉造辦。足用。所藉席二百。亦取河葦織之而鄉村有栽樹錢。不知起何時。云以列植於環城之長隄者也。諸如此類。悉革之。秋毫不以擾民。大夫尤好成就人才。羣子弟員之有志者。約期會文。以俸入供給之。親爲品第。嘗問於形家。州不爲乏才。而升第者少。何也。曰。學宮之東南有高樓。則增增蒸蒸矣。大夫曰。是不難。乃相其地。起魁樓。今年丙午舉於鄉者二人。大夫典州三年。條職舉舉。衆庶咸和。御史大夫諸直指屢薦之。歲杪當入覲。述職於天子。十數年來。聖上居深宮。計吏不得見。今者不知其何如。然上以一方寄臣子。

有如不盡心甚者或腶毒之何顏望見闕庭爲長吏者咸若范大夫天何以降戾民何以弗靖哉大夫之行有日諸生張駒曰駒也受大夫恩如天地無以報願吾師揚搉德美以宣布逖聽覽觀後之君子余曰詩不云乎彼姝者子何以畀之愛之而無以畀也而容已乎張生者其父曰張職方從長羅李司馬征反播酋弗返朝廷愍其忠贈卹之大夫加禮甚隆賚予甚渥其占護生家無所不至繇此觀之大夫之待士可知也既往者孤子者且若此賢矣哉高矣哉豈有漢陽厲威之誚乎

賀沖白周公考最榮封序

世恆言忠孝之道難兼故移孝爲忠之說生焉夫公卿士大夫無論已即甿隸之人皆臣皆子菽水之養皆孝公稅之給皆忠夫誰不兼夫何庸移世道日衰學士家率憒於忠孝之道故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事親而徒以衣食父子之道亦息矣而世俗之孝惟在顧養即讀書稱士人者亦曰雖不能盡忠有祿以及親或受國恩以榮其親是亦足以爲孝矣不曰事君不忠非孝耶昔北郭騷受晏子之粟以養母竟捐軀以明平仲之義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況於主上之恩及吾父母而無所以報之烏得爲孝如是而爲孝則盜蠹之金亦可以養其親而況榮及吾親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夫孝子者其思靡所不至等夷之人加敬於吾親必思所以報之不者則親將曰彼吾敬而可忘乎蒙被國恩而無所爲報其親若有忠心則必慥焉而不自安矣爲子若此是以不忠待其親也豈所謂永言孝思者哉廣平司理周公汝南

之賢名高月旦辨智絕人恆嶽漳水之間獄重大微曖久而不決者當道皆以屬公若操觿而解結無不析也然寬大溫仁常求輕於重求出於入當成而不得釋者爲之愀然齋咨焉以是懷冤抱痛者皆願一見公而自白如元氏之董節婦被汚名以自剄而終得昭雪表厥宅里於公之陰德何以加焉且直指使者寶寄耳目於公品騭百城黜陟不爽而其意恆主於成人之美揜人之過今天下不乏才士惟仁人君子少若周公者所謂仁人君子非耶司理三載當道者上其治狀於朝最於是封其官厥父母如之郡大夫南公徵余言以賀余嘗司理汝南知周公之先世有積德其父諸生高等經行違邋而未得志周公自童子時能文事父母愛譽甚著其事繼母如母也繼母章方就養官邸南公謂余曰廣平人皆知司理事繼母孝云夫周公孝而能思故其蒞官也無不盡之心知母之卽父也知繼母之卽母也知朝廷之卽父母也周公之受國恩可謂無愧矣無愧乃可謂孝曩者余友人有自田間爲九列者余貽之書曰國家待大臣厚動輒恩及祖父宜有以報之今時事甚難措手足下出必自度能報國家乎周公自茲位益高被恩益厚其責任益重當必預計所以報國家者請以是爲賀併質之南公

賀郡公祖二翁魏公考績序

余嘗爲汝南司理知其難甚郡國之獄訟大者疑者率屬之司理而繡衣持斧者又以吏治寄之雖繫名一郡而列郡之事皆埤益其身茲可不謂難焉余爲司理距今三十餘年矣事勢人情視昔益難魏公爲

吾郡司理三年矣。治獄見情甚速。而必致詳審。再四而後讞。恆懷寧失不經之意。先是郡東有亂民嘯聚。稱仁義王者。事聞於朝。聲勢甚大。廖之易爲功。而捕賊之卒。尤欲多獲牟賞。公曰。此無知狂逞者耳。籍其主名。某邑幾人。皆親至其地。一一訊驗。脅從牽引者悉縱去。坐重辟者十八人耳。此最大獄。賴公之平明。所全活無數。郡中故有木稅。一中貴主之。其羣小遂權及他稅。賣藥者訟之官。公掠治其人。而白之當道。禁絕一切雜稅。大抵公治獄則主於哀矜。其處大事。定大議。皆祛繇來之宿蠹。垂利益於無窮。其事未可枚舉。嘗署眞定縣。錢穀委之典守者。而第禁其多索。公所行。蓋國初之淸政。前輩之素節。自投檜之說興。而吏治漸垢。比來公贊當事者。極力更新。又親行之。以爲儀式。開府汝南劉公。深所嘉歎。標示百城。公知人甚明。每聞人之善。急於稱揚。若不能須臾待者。其言之若獲至寶。若咀至味。若欲舞蹈。不能自禁。聞有訾議不信。力爲撼滌。微以示之。莫不感激奮勵。往往緣毀得譽。爲諸臺所薦舉。是以趙魏間一時多循良。公三年考最。蒙被國恩。三十二城之長。人人梟藻。屬余言以賀之。余嘗見公之文。深厚雄爽。異之。及覩顏聆音。如其文。公以挾霜茹檗之行。而用意甚厚。以洞元瞭淵之哲。而不事小察。以刺蛟搏虎之勇。而惻怛愛物。誠其天性哉。其所得之問學者深矣。楚有滿先生者。文章節義。海內莫不聞。爲咸寧令。以不阿中貴幾殆。公其門下士也。蘭蕙相襲。其芳彌烈。豈偶然哉。

賀邑父母鼇翁晉公考績序

晉公爲鄙三年矣主爵考上上奏最焉先是廟堂言利郡國化之有司率以催科牟利如庖人自食天下之大幾無一廉吏晉公下車卽與神人共誓奉祿之外不取秋毫井水之外皆如市鬻行之數月而逖邇駭異若久陰積晦而忽有清英皓素之氣燭天宇而照元淵頓使宇宙改觀神人動色今春大計時吏垣翁公上疏舉有司卓異以晉公爲首無何而開府劉公直指傅公合疏言畿輔領民之吏惟晉公極廉宜優異以新耳目太宰趙公亦上疏言大計所黜者率多於錢穀有所點染其所繇然則以投櫃之法實教猱升木其挺然自拔嶷然不滓者高邑晉令之外無聞焉於是晉公之名震天下說者以諸公之知晉公可謂極深矣余謂諸公之知晉公未若余之知之也何也諸公耳聞之而余目見之且見之者三年矣世亦有廉吏未必諳政事也諳政事矣未必可大用也士之可大用者必有大志大識置身千古之上而不求勝於目前之謂大志明於國體動於機宜獨觀昭曠之道之謂大識二者晉公皆有之非特廉吏蓋居然大用之材也今廟堂以其吏治知之異日者乃知其瑰琦耳昔朱邑仕至公卿未爲卓犖而桐鄉之思流於千禩意者其器亦有所底也若晉公者統四海之八倫厥惟上上非獨於三載諸令長中稱最而已矣於是璽書褒美封以郎官及於伉儷而公猶有所慊以其先中丞公官高格於挈令不得與余聞中丞公典選及其所歷歷皆至公至清忘身砥節而晉公行之吾邑邑之士大夫莫不敬如師保愛若芝蘭下至井里鄉亭之白叟黃童莫不歌舞祝頌昔魯公問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

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子也親固君子也而身又爲君子則親之名愈章國與之而百姓不與雖成其親爲公孤不足貴也若晉公者卽不必疏榮於國而其成親也大矣況親故貴於己乎而又況晉公之勳名爵位方未涯乎學博王君伍君及通學諸士致賀於公屬余爲之詞邑自有令君以來而得晉公名滿天下足爲千載之美譚無所俟余之讚述第言余之所深知公與公忠孝之節如此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之謂也

賀獻翁喬老父母考最序

夫爲政者雖操術多端必以人心爲徵人心得斯可謂能爲政矣有家者男女長幼弗歡而曰我能爲長聞者之所哂也喬公爲南宮宰薦紳先生諸文學自南宮來者無不稱之大都喬公恆欲民皆爲善時時用文教陶化之有訟者反覆譬解令之去與所訟者偕來往往悔悟歸於和好來見公悅而罷之自大憝不逞之外鞭扑恆無所用趙之俗先公賦而後食乃督者愈急民生墊隘殊甚公曰是淳俗之爲害也故南宮之賦獨舒喬公他善政甚多總之寬仁清靜事事曲體人情惟恐拂之其愛人周篤如疾苦之在身待士大夫折節有禮教諸文學若親子弟余所聞喬公之爲政如此則再三歎今之長吏鮮遇民以文理若喬公者殆君子人也頃之余得見喬公溫溫乎抑抑乎棣棣乎愔愔乎果君子人也余又聞喬公事父母繼母以孝著迎養父值溽暑暴衣露冠赤日中俯伏道左見者無不稱孝公旹之名士也爲諸生久不

得志選入太學至丁酉秋試又不利公懼拓落無以成親志遂孝思也爲文自責以豫怠不學幾無地自容癸卯舉於鄉明年春試又不利則又爲文自責庚戌乃成進士繇斯以譚公之立志也卓矣其爲學也深矣夫孝所以統百行也學所以總羣道也能孝而學故其情潔其識精其度曠其德惇視緜寡煢獨無可侮也視僮昏庸愚無可棄也視牛童馬圂無可卑也如是而人心有不歸者乎喬公治南宮三年而政成主爵者奏最封贈其父母邑薦紳先生以余知喬公服之深而又以喬公素比余於人也屬之爲言余聞之君子不爲名而飭行然行成而名章不爲福而修德然德勵而福臻聲聞於朝名孰大焉榮及於親福孰厚焉非喬公疇能當之哉余嘗聽南宮輿人之歌凡三章其稱喬公之德而祝之何愛戴之極也然其詞不雅馴乃知史所載如此類多篇家之所爲書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盛德可歌何必舉其詞哉且余親見喬公知其君子人也故敘贊之無所疑焉

賀曲陽父母明翁許公奏最序

昔司馬子長作史記爲循吏立傳循者奉職循理之謂也長民之道盡於此矣近之議計吏者恆舉卓異此其名自非盛世所有於是舉廉吏以爲世道日汚士之忘其簞簋者衆宜特舉之以勸廉夫所舉者無幾耳其餘皆墨耶或曰此廉之尤者也是亦卓異之說也女不貞不可爲女士不廉不可爲士生溷濁之世而以廉自見君子恥之夫稱循吏則廉不足言也故公儀子之拔葵曰恐奪民利而臧文仲之妾織蒲

孔子以爲不仁。當今之世。而有以廉爲不足言者乎。其曲陽許公乎。曲陽。恆冀之巖邑也。地磽确。民貧。又癸未迄今三十餘年。幾內常多旱。天宗爲虐。人或助之。卽浩穰。縣亦鮮富家。如曲陽者。逃亡之遺黎。僅存視息耳。許公下車而譣傷焉。乃徧詣諸鄉亭。召父老。問以所患苦宜除。所便利宜興。至縣朝一一行之。不遑退食。事從寬大。滌去煩細。禁民勿輕訟。勿奢侈。勿游惰。勿博。勿醵酒。俗尙鬼神。民稍有衣食。卽醵金建浮圖祠廟。無遠近。徧走禱祀。公力禁之。今年三月不雨。至於六月。公出倉穀賤糶之。而後聞於當道。民賴以無轉徙。公愷悌溫恭。爲政不勵威。不務名。要在使民安息。然久之。當道者皆稱其賢。他郡邑長吏有名赫赫居公上者。多非士民之意。往往漸以虧折。而公愈久而人愈信之。三年上其狀。主爵奏稱職。封郎官。贈其所生。廣文鄭君振馬君橋。及諸生人人欣喜二君來徵余言爲賀。余聞許公博學嫺文詞。自公之暇。則散帙濡翰。數引諸生與之講藝。公吳人也。殆聞子游之風而興起者乎。夫其政固自不與俗同。公八世祖吏於均州。歸人士挈瓶水贈之。題曰寶廉。公父以名其堂。而銘之示子孫。公之禔福曲陽。蓋得之貽燕云。其昭受國寵。不亦宜乎。夫惟以廉爲不足言者。乃眞廉也。不務爲廉名者。乃眞循吏也。余深憫夫今之人。故於許公不勝其歎服焉。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此之謂也。

賀欒城劉公榮祓恩典序

天純佑我國家。德茂逾乎十世。福祉尤盛。比者今上以皇太子誕育皇孫。加上聖母徽號。忻然悅喜。穆然

思惟所以崇慈極孝錫羨行慶乎無疆以答上天之休者乃下覃恩之詔守令政逾期月賢能預薦者賜之璽書封其父母不俟考績之期欒城劉公視事二年當塗者薦舉數矣昭受天寵光及所生欒之搢紳先生父老子弟無不讙呼歌舞學博劉君讓先生君廷侯君維貞及諸生將修賀於公而屬余爲之言蓋公之父曰慶泉先生嘗爲鄙令余弱冠師焉公其時財成童與余爲通家兄弟知公之深者宜莫如余余嘗聞公之所以治欒者矣公天性慈愛不喜箠笞人聽訟不輕繫治輕者主縱捨重者主疑恕論當之成猶有所不忍下車逋稅三千有餘令民自輸納無吏卒叩門之擾又如數而止不多費一錢肩摩踵屬而至者三日而告完此以後公惟與民酌爲期無或後者邑地贏薄俗尚勤苦而少計慮遇旱潦坐蹶公督令穿井近千轆轤成雨而自浚水有長隄雖大水魚鼈麻麥各得所處又教民栽桑棗十四萬有六千八百餘章幅田陌路丹實紫椹爛然被野客歲之冬公察民之不給單騎下鄉一一隱親其尤貧者籍記之無何而上官煮粥之令下卽各於其鄉不聲聚時時往視之無間風雪欒之民甚樂公生於學門文章豐贍每朔望必升講堂爲諸生剖析經義燕其疑每季必較文藝隻語之善獎不容口創立社學三十三處羣邑之童子爲幼學定矩以教之勤者有賞至於力行鄉約講明皇祖之訓彰善癉惡以樹風聲鄉兵每月操練以厲武節善政良方未可悉數其大指皆吾師之所以治鄙者也然吾師當隆慶時天下方太平今時勢難矣欒之衝於海內十五而九加之以貂使四出傔從如雲雇車僦馬橫索無厭公極力調劑往

時長吏所取於郵驛者一切皆罷蠻之人用是以免於梟散又風俗日壞人懷姦利盜賊多有公明徹果斷法令周密而精神夐殊瞬息而再撫四境之外常有餘力是故庭無舞文之猾市無瞋目之豪鄉無肚篋之盜塗無越人之警入其境草木茂而魚鳥樂則猶夫昔之太平也以此荷天寵雨露被於靈根而光輝燭於元壤豈不宜哉蓋余讀上之詔書及所賜公璽書稱公之賢以訴於吾師喜極而繼之以嗚咽焉國家之待臣子若此其厚也考績之期既有恩紀復推尊親之意徧及於臣子之親即隨牒萬里者靡所弗暨而幾輔之內咫尺帝座者也孔子曰敬其子則父悅爲臣子者華及其親而不思致身以報主豈惟非臣亦非子矣今天下之日騷而百姓之弗康何哉恐未可專尤中貴而徒規主上也公習聞吾師忠孝之教自茲必益殫忠勤以報主顯親於不朽顧安得天下之爲臣子者皆無負國恩沄可用康也哉

賀欒城劉侯榮被恩典序

隆慶中我慶泉先生以楚名士來爲鄙令余得師事之先生教之甚殷愛之甚渥無異於子弟余受知最早既而郭侍御華伯師事之其愛之如余兩人者後先賴先生之教以升於朝先生才德俱高問學淵雅其設行自與俗吏迥絕民浸於實惠而士變於勤教好若芝蘭愛若父母三年考最璽書褒封之無何而調遷安以遷安邊事急才故士民不能留老幼追送出境數日號泣不忍捨則共立石紀德美繪像祀之自遷安入大理久之奉命恤刑苴蜀道出柏人鄙之士民車者、馬者、步者執榼提酒以再見顏色爲幸孔

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吾師之在高邑其樹德也長矣去高邑三十餘年而陽竺劉侯來爲欒城令劉侯吾師之仲子也欒去鄗兩舍耳鄗之人皆曰何不遂來鄗意吾師賢者其子必如吾師而侯之治欒果如吾師其士其民便之果如鄗之士民之便吾師者政聲光美後先相望未及三載值今天子以皇孫誕生加上聖母徽號下詔有司之賢者皆得褒封其父母於是吾師以廷尉進秩加等欒之人皆曰侯造福於欒宜其被茲恩也鄗之人皆曰侯之先公造福於鄗宜其被茲恩也夫鄗之人所爲悅侯者非特其先德厚也侯之孝實有以感之侯下車鄗之士若民羣往見之侯見之若密親昵舊暌隔之久而一旦遇之也嬋媛焉纏綿焉不勝其喜且戀也諸生之勤學能文者侯皆罄赤心之愛而盡引拔之力非純孝曷能若此乎昔者舜以孝治天下命夔典樂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以賞諸侯南風孝子之詩也薰兮以養萬物父母之德也賞諸侯使同孝也今天子大孝烝烝遠協於舜因尊崇聖母而榮及臣下之父母其南風之賞乎劉侯足以當之矣夫南風者夏之風也其德爲火孝火德也惟孝爲能報其親報自愛生能愛其親則無所不愛矣諸侯孝則天下之人皆被其愛矣故君天下者愛臣以及民治國者愛士以及民昔者吾師之愛士至矣既勞來教誨之又用形家言改修學宮落成之夕有吉夢焉自占之謂余曰吾子其翔乎明年而余果舉於鄉自茲人文日益盛蓋吾師之有大功於趙如此越三十年而有子嗣興復來茲士用其所得於家庭者以臻清平受國之褒顯而門弟子獲効筆牘之役讚述茂德捨之不朽

豈偶然哉。茲所謂仁人之利。天道運行者乎。

賀邑大夫澄源丁公考最恩褒序

丁大夫爲部三載。考績最。天子褒之。贈大夫父如其官。母爲孺人。於是學博韋君王君。洎諸士往賀之。過趙子謀詞。趙子曰。今學士大夫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者。皆謂古之教者以倫常。今之教者以榮華。以榮華也者之謂無教。余以爲此弗學之患也。學也者。覺也。舉世惟榮華之欲。其誦聖賢之言。以爲利梯。其都榮華。以爲學。獲夫聖賢之所以立言何耶。國家之所以榮華我又何耶。皆弗覺也。弗覺與弗學等。弗學雖教之弗入也。與無教等。請就丁大夫之事而言之。子之考績而最。既錫之寵命。又上及父母。此亦可謂榮華矣。上之意毋亦謂夫臣也。精心殫慮。以晏粲吾民。是不可無勸。而爲之父母者。能有是子。而教之忠。以至今日子之功。父母之功也。是尤不可無勸。嘉臣之忠。而遂成其孝。此於君臣之恩至篤也。而父子之性至遂也。夫臣也以忠而光所生。則孝感君之成其孝也。則愈益忠。天下皆子也。皆欲孝其親乎。則皆思忠其上。天下而皆忠孝。則倫常敘矣。孔子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而教之。不若敬而悅之。榮莫榮於敬其親。凡人敬之。未有不悅者。而況后王之尊。而敬吾親也乎。此榮之極也。悅之至也。有不踴躍效忠者哉。故敬而悅之者。教之精者也。昔者舜命夔典樂。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以賞諸侯。南風。孝子之詩也。賞諸侯以孝。而有不悅者乎。海內同孝。忠在其中矣。蓋聖人之教天下也如此。丁大夫

忠道得而孝情遂悅可知也二君諸士之胥悅不亦宜乎於是二君諸士皆大悅曰世之學者日被聖人之教而弗覺也夫亦無覺之者也先生怛之矣以此賀丁大夫彤彤陶陶也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賀邑父母澄源丁公考最恩褒序

余觀夫海內垢敝蒼生隘窘未嘗不仰屋而歎也夫國家之所以待士大夫者豈不綦周渥哉自爲弟子員則業已優閒而餼養之使得博精於學一旦而授之官儼然臨之乎人上林林之衆撫委而服入則潏食出則澤車津及姻族而資說士迨夫三年報政稱治辦上輒降璽書褒封之又褒封其父母及妻噫嘻主恩厖鴻哉人臣宜何以圖報也而治理之多缺洽平之未臻何耶豈以主恩若此而澹不爲動耶將郡國所上治狀未可倏然據耶不者報政之牘至主爵所日無慮每偶月而奏之恆數十人皆被褒寵豈其循良滿天下而民不獲小康恐不然也若丁公者則其屬國慶甚當部小邑也然頗廢亂自余所睹記吏於上者皆以爲難多不得久任卽久多不得與薦書而故事非有薦書不得封蓋亦難矣丁公顒卬明容文武具足下車之始若長子孫周知民隱鏟夷積蠹左右無猾里無冠虎先是倉靈弗福八蜡不通者累歲盜賊多有而部獨無刈穫之際孤寡得滯穗無敢鼠竊者邑甚安是以當道者屢薦其賢用能昭受天庥光慶父母豈不韙與夫身處華貴之地而爲之父母者老於田間曾無半通之綸盈尺之組又祿不逮養世俗之所謂得意者正君子之所惘然不嗛者也上之人輒嘉其潛德泝諸義方一旦而貴其父若子

母爲命婦。何體臣之周而旌淑之厚也。余固知公之圖報愈深也。圖報愈深。則所以顯其親者。將有加而無已。馬季長之言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薦紳父老屬余言以賀公。余既述公之有大造於吾邑。又明國恩之厚。冀海內之士大夫感激圖報者。與公同心。不敢徒以美也。

賀王心翁先生考績榮膺敕命序

朝邑王公爲清苑三年。考績於主爵最。朝廷賜璽書褒稱之。封贈其父母。以及伉儷。王公之爲清苑未三年。以先爲無極而三年也。王公之爲無極。數月耳。邑改觀。其最可紀者。邑在郡之東。小而僻。不知何時。一二過賓。避郡中之人事。岐而繇無極。無極之過賓日多。遂成孔道。民不能支。有司甚苦之。若大水。舍其渠而旁流。不可堙也。王公至。則力言於當塗者。移檄孔道州邑客有欲過無極者。勿許。久之使車馬盡出郡城。而無極安矣。王公數月而除多年之害。貽無窮之福。於是當塗者以無極不足展公之才。言之主爵。移公清苑。清苑保定首邑。多事。華夷雜居。謠俗獷戾。又四輸之地。令迎送不暇。公視事未幾。而几閣空虛。非獨不苦迎送。乃從容款接。曰天下之賢士大夫咸在其中矣。公好古教化。而見民之失業者衆。其勸課農桑。若祖父之勤家。無牛種者給之。流宂者聞之皆歸。而北方常苦旱。客歲忽大水。公多方賑濟。邑之貧民。以至四方之行乞者。病而呻者。棄妻鬻子者。所全活不可以指計。清苑之民。妥也。粲也。公時時以孝弟忠信訓誘之。往時無賴子弟。縱博醵酒。橫行里中者。皆斂迹屏氣。而擒盜有法。案律甚嚴。四方之出塗者。不

聞鳴鏑之聲。公聽覽之暇。乃進邑之諸生。與之談經術。闚疑義。較文詞。賞奇藻。人人醉於道德。飫於典雅。文學之士。增增蒸蒸稱盛矣。大都公誠心任事。見之既眞。不恤毀譽利害而運之以雄才。無不達也。舉之以大力。無不勝也。是以處繁劇盤錯而綽綽有餘然恆以惻怛長厚爲主。邑人士有所遭不幸而爲鄉訕所點。閉門不出。有司亦不復偶之。公獨造門請見。慰薦周渥。拔於陰闕之中。置之丹霄之上。厚厚君子哉。是故無極之人。聞其將去。麕赴長安留之。不能得。思慕至今。而清苑之人。浸於愷悌。無不式歌且舞。夫清苑京輦之門戶也。所係於國家甚大。王公建茲不績。其茂膺天寵。豈不宜哉。闕中之士大夫。仕於長安及燕趙間者。將稱觴於公。而屬余頌清苑之政。夫王公可謂學道愛人者矣。世之俗吏。安知愛人。故俗吏者。可驅使而不可牧民。何則。彼不學而用其資材。無惻怛長厚之意也。王公少而學於同邑雷侍御。既而復學於同州馬尚寶。而余親郭侍御宰朝邑時。王公爲諸生。出門下。此三公者。天下所謂正人君子也。王公皆從之學。室芝蘭而佩蕙茝。何怪乎其芳之菲菲也哉。余慨天下之治壞於俗吏。黔黎弗康。故因諸公之請。本原事業而著之。用人治世者或有取焉。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粵稽成周。以聽官府之六計。斷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言爲吏者雖兼有衆長。必以廉爲本。非廉則用其所長。以爲攫取之具。收虛名而播實禍。民生殆矣。故殷

王之誥曰朕不肩好貨好貨何必言不肩以其中有縈聽者也趙子曰異時國家曾以上計舉廉吏未必能保厥終卽保厥終往往詭激苛碎或恃以爲刻礉甚乃忍於賄而婣於位爲世觀笑夫士人之廉猶女子之貞也貞僅可以爲女廉僅可以爲士廉之著名舉世汚濁也故有廉而不善不能不敬不正不法不辨不善則惡不能則罷不敬則肆不正則頗不法則軼不辨則憒如此者則不若刻木埴土而號爲吏不食祿又不害民嗟乎嗟乎當今之世求一廉吏殊亦甚難而況乎兼六者之長哉若吾邑晉公者卽當成周之隆亦可以爲吏治之最矣姑舉一二事公下車卽與士民約誓令有如以贖鍰毫釐入私橐者神明殛之俾踣於異土而近年有司率手涉錢穀私其奇羨公白之當道以爲非舊章欲一切委之於下令督趣防閑之耳當道未之允也公行之不疑諸輸稅縣寺者率如往時多持金錢旣至正供之外毫無所費各以其所餘見父母妻子曰此晉大夫之賜也歲計省數千金邑有社倉令各以秋入粟至春而還之久之乃成官粟重斂而輕散之其弊無窮公請之當道革之夫世之所謂廉鮮有出於中心者故每鶉廉而狠貪以四境爲私庫以民田爲私廬而惟其所取自非大愚皆可以享厚實而兼榮名而公不爲也斯之謂眞廉斯之謂大廉而惻怛發中殊善也剸裁無方異能也儼思猶畏祇敬也履繩蹈墨至正也如霆如嶽允法也若數一二昭辨也昔皋陶稱人有九德得其三者可以浚明有家得其六者可以亮采有邦晉公所得與廉而七焉以此集事其何所不徹以此行惠其何所不究當此時天久怒而莫豕郡國數荒流

者滿塗僵者滿溝而吾邑之民得以父子相保夫婦不散邑之父老皆曰不意暮年得見晉大夫不者且不知世上有此等官婦女兒童無不忻喜以至他郡邑之人行道路蔭樹下者聽之皆稱高邑晉大夫云嗟乎嗟乎安得爲民父母者人人如晉公以拯此黎元也公任未十月而聲名飆起中丞王公直指傅公徐公交薦於朝往者薦吏必於期月之後公之薦獨蚤前此所未有治行卓卓固未可以常數拘也蓋公之父中丞公爲天官氏典選人不敢私干所至重名節而輕世榮畏天道而忘權貴未老抽簪樂在塵外三晉間號爲大人余友魏懋貞撫晉甚重之向余亟稱中丞公賢者諸子皆賢晉公方介之性元通之識既得之妙氣又陶染於趨庭其翹出一時不亦宜乎公之名立矣忠孝之節成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子思釋之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夫譽也者人生之至榮也造化之所重予而君子之所欲得也一日不得則一日不得慊故以蚤爲貴能蚤而永惟君子能之晉公以之余之受知於晉公也至深邑縉紳先生賀公屬言於余是以効其干旄之忠如此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今之畏吏治者必於一年之後蓋孔子期月而可之意也吾邑晉公下車八月而御史大夫王公直指使者傅公徐公俱薦之廣文邢君姜君及通學青衿忻忻焉濟濟焉至趙子之廬而屬爲詞以賀趙子曰邑有賢父母而上之知之如此余曷敢以不文辭夫公論出於學校今日諸君畢集請揚搉晉公之德以風

有位而備信史勿讓於是有問於趙子曰昔司馬子長傳循吏於春秋戰國之間僅取五人何其難也夫晉公者其可謂循吏乎趙子曰可哉學者多尊古而卑今不知今之君子有古人之所罕及者且子以子長立傳之意何如哉曰子長固言之矣奉職循理足以爲治何必威嚴蓋吏以愛民爲主故取其寬和平易不者雖殊尤絕迹不與焉趙子曰未必然也子長之時主上好武軍興多財匱吏爭爲嚴酷以佐之故傳循吏酷吏刺譏焉若生今之世或不作此論第刺貪耳子產鑄刑書非不威嚴者公儀子之廉至於拔園葵石奢李離守法不顧軀命殊尤絕迹何加焉孫叔敖行事似平易然其君作重幣市亂而請復故今之爲吏者不敢拂上官之意而孫君改主上之於建立以便民豈易也哉然僅可稱奉職循理以視世之廢職逆理者則若奇耳晉公以極廉矯當世有司皆手弄錢穀代下人之事而牟利公請之當道復故未得而公獨行之邑有社倉公曰是劉般之所云常平倉不便者也請廢之訟獄之罰金悉以給公用曰陂民自潤鬼神其殲之夫孫叔敖出一言而楚民賴之然不過復錢幣之舊若晉公之三言者其爲民之利益今無限而後無極豈不休哉晉公天稟明容洞照事情往解馬于僕大夫者令長自閱焉實不知馬而信馬醫諸人以是所費甚多公曰吾不知馬爾自閱而買之而解之不中程有罰解者不費而役竣夫他人以閱馬爲勤職而不知其擾民也公乃以不閱馬便民是勤職之精者也故曰行所無事則智大矣此舉世之所罕喻比歲凶荒賴公之休息賑救以免於流徙而姦民不悛者具得其主名取魁宿置之於法

聽斷主哀矜。私鬬者文諭而遣之。以是邑無怨咨之聲。無博酒之黨。無昌翔之槩。無冤抑失職之悲。以至鄰封之來質成者。人人厭服而去。若晉公者。可不謂殊尤絕迹者耶。然晉公事順民情。往時市販貧民。皆役於官。每出見上官。卽屠兒餅師皆隨之。其所遺餘。卽腐敗皆以還其人。其他如市物虧價之類。皆公之所殼而不忍爲者也。世有子長之筆。則所稱循吏者。舍公而誰哉。子又何疑焉。廣文及青衿合詞而稱曰。善哉乎。諸生知公之賢。而不足以知其深。聞先生之言。洋洋乎若遊元雲而含甘露。豈惟一邑之幸。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者耶。遂相與書之。以爲公賀。

賀邑父母月翁張公應薦序

夫仁人君子。濟物之性。得之於天。一旦而結綬臨民。其所以爲綏寧計者。必竭其心力而圖之。非求人知也。至乃遭時之艱難。其竭心力百倍於無事時。而往往翳於讒人。當塗者不察也。譬之戴盆無以望天。躬之不閱。而安能恤民。此勞人所以傷懷。古今之所共歎也。昔扁鵲之衛。衛人有其子病者。危甚。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其人不聞天下有扁鵲也。曰。此非子所能治。乃求靈巫。對扁鵲而呪之。扁鵲遂去。靈巫竟無能爲也。夫仕以救民。而曰人不知無傷。是爲醫者欲人以爲庸醫也。雖扁鵲不能與靈巫爭用。當今之時。所謂時之艱難非耶。天下之無年久矣。而燕趙尤甚。乙卯秋。張公來典余邑。是時開府王公。方日夕討荒政而亟行之。廩庾之所積。悉出以賑民。不贍。則請發山東臨清德州倉米十萬石。平糶於民。公下車。則正

報可之日也乃延見士大夫父老具知邑之地瘠而民貧故不若他邑而歲復比荒民之迫窮墊隘尤甚乃徧歷鄉亭集貧民而觀其狀聽其言餓而望哺者各於其近地設粥待之居遠而力憊者人稟之穀四斗壯者恥於食粥三之凡三等約六千餘人邑小於他邑而所賑貧民之數多又得臨清倉米四百石行平糶之法民是以室家相保免於轉壑流穴之患於是王公疏薦其賢邑士民人人胥慶以公救民於阽危而王公之知之也公曾宰三河三河之無年猶高邑也而加之以傳遽旁午貢使往來蹦轢橫索公畢慮而底寧挺身而任怨三河之民如漬病也者而獲蘇矣其州守心害之而每事掣曳不能得遂讒之當塗者小言爲毒移之余邑公文明內蘊淡素無欲所至惟知著於其職可進可退不能媕阿逢世是以躓於初筮王公特知之性仁乃能廣愛心精乃能元照豈偶也哉余邑與三河皆畿輔之地時有自京師來者見三河人士皆稱公忘身急民余聞齊魯之賢者皆稱公居家孝友行己端處鄉厚王公之薦牘曰姱修恬養可謂知公之深者矣夫天下何可一日無仁人君子哉其領民則大旱之膏雨也其察吏則昧谷之白日也在位者共繇斯道將天宗降福玉燭常調豈特野人之幸哉

賀象翁王公榮薦序

恆山之屬城在東者近運河多富饒在西者近山多貧敝臨城居西南隅西爲山西境南爲邢州境稍遠然皆山也可田者少東北無山然不過十餘里地磽确收入甚薄其山童無所出山下往往出細泉莅莅

鳴石間。即蒲葦不生。無論魚蠃。民之壯有力者。大抵皆伐石山中。矻矻竭力。賣之以爲衣食。無他生計。臨城之民。可謂極貧敝矣。而又遭陽九之厄。害氣無終歲。歲皆旱。兼之以蝗螟種入於地。往往棄之而榷征孔棘。朘削日甚。蓋畿輔之地皆然。而臨城益爲難支。洛陽王公至。覩百姓之憔悴。怛焉痛傷。賑濟之方竭盡心力。無贅聚。無稽緩。無弊竇。民沾實惠。節嗇清淨。務在與民休息。郡邑積穀有定數。穀取諸諍訟。公以年荒禁訟。乃捐俸以糴蝗飛蔽野。有田者不能盡捕也。公下令。吾以俸糴蝗。每一斗與錢幾。於是貧民爭捕之而蝗盡。家人往來潛於他處。僦馬邑之人弗覺也。先是芮城任公爲邑救荒。備極苦心。民有更生之望。而主爵者調之獲鹿。臨城之民。麇集而籲於余之門曰。願爲我請命於當道。借任君無調也。余亟爲言之。而不能得。任公竟之獲鹿。而臨城之士民。相顧失色。無主曰。已矣。是吾邑之命宜熸也。安得復有如任公者乎。即余亦咨咨嗟嘆之。無何而王公至。其潔己憂民。事事如任公也。而任公之在事淺。其徵賦清。而末革投櫃之法。投櫃起於近年。繇櫃而庫而囊。曰羨餘云。身則如此。吏胥之弊益不可紀。極公至革之。而第令人守視。於是民若出湯火而沐清風。於是士民皆甚喜。曰任公之去也。衆以爲安得復有如任公者乎。今王公乃復如任公。是吾邑之命不宜熸也。神人訢暢。歡聲四聞。未幾。葬月中丞王公。直指徐公。交章薦之。邑之士大夫將賀王公。而屬趙子爲言。趙子曰。始者父老子弟求余留任公而不得也。余甚憂之。今而復得王公。是任公未去也。漬病旦羸。得良醫以有起色。而有力者奪之。乃又得一良醫。良醫非易得也。

是其人宜活耳今之置吏付之探籌投鉤以戰百姓之命賢者未易得而臨城再得之若二帝三王之世其民當不知岳牧之可喜凡非所冀而得之者其喜自甚夫以士民之所喜惟恐上之不知也而當道者俱薦之此其喜當又甚焉王公之憂民若集蓼食荼今而後其亦可以解顏也哉

賀惟則膺薦序

今夫天地之所生排虛蹴實根著浮流之類神農岐伯舉其常大禹伯益搜其異雖纖鉅異宜其爲有用一也至於鳳麟之瑞金玉之寶芝蘭之芳松柏之貞則同類莫與比焉夫豈惟物哉人之才不甚相遠固不乏可用者至以品求之則指不易僂也夫才也者可用而不可貴也惟成品乃貴春秋之時才大夫甚多孔子不取也曰斗筲之人耳孟公綽當時以爲才短而孔子數稱之誠貴之也故曰祓篷日用而不藏於篋言其賤也無品之人躁高持要惟知有富貴否則狃偏指騁私智以與人爭其爲人國之害不淺是故古之聖王尊賢使能而天下治末世反之而天下亂夫能者而可以使賢乎王惟則之與余遊久矣其天骨固與俗異而又殫心聖賢之學試宰雄縣甫期月而困者蘇流者復獷者馴弱者植窕者妗盜賊鮮少訟獄衰息惟則之政大率煦於良實而威於不吉不迪簡易清淨而事所當爲輒用馮河之勇雄周於水而鄰國之豪欲禾其壖而壑雄其當事者偏聽而助之惟則力障之乃嗇也中官之貢包匭者所至恫擾輜重中雜以土塿惟則發其狀於當事者奏治之其不畏彊禦如此然惟則一掬誠心可信於神人其

於才品。可謂兼之矣。惟則政事之暇。延諸生而試之。拔其雅者集文繹。自爲講析不倦。又試邑之童子秀者。爲行束脩。延士之有文行者師之。師至而俾之業。此豈俗吏也哉。然當今士子之學。俗學也。才吏有能之者。大抵人品生於天。而成於聖賢之學。才吏可以聲名治辦得。而人品非親見之。不敢以輕與也。余與惟則遊久。故稱其才品。比者直指薦之。韓生文、王生之彥、來求余言爲賀。韓生者。爲童子師者也。惟則之才已著。而人未必知其品。余隱矣。望惟則之救天下也。用人者倘聞余言而有合焉。

賀澄翁父母丁老先生膺奬序

余讀詩至大東。則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夫大東告民急也。其言曰。睆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道叔季之世。建官非減於昔也。其勸課農桑之令。非不下也。其一時在位者。又非皆息偃在牀也。事其所事。而不在民。名千百而無一實。是以朝盈塗塞。而民無所賴也。今天下之論治者。曷嘗不曰守令重。其用守令也。曷嘗不曰選擇。其爲之守之令者。曷嘗不曰盡職。迫而察之。皆終日矻矻。未嘗自暇逸也。而杼柚之空。徧於四國。嗟咄永歎。天爲降戾。豈非人懷自爲之心。忘國與民。取一切虛文。而實爲之以相熒哉。邑侯丁公。資材開敏。識度沈毅。而以豈弟爲主。初至值旱數年。民窮甚。極意拊掩。往積寬成玩。左右多漁蘇害民。鄉曲多惡少。輕俠之徒。連結爲一。潛執是非之柄。以鱣里中。公善用耳目。悉取其豪置之

於法。有犯贓比爲盜者。其父恚曰。呼。吾祖世良實。是子乃盜。當遂斃之耳。公聞之曰。法不過城旦。奈何令人絕天性之道。竟縱舍去。法不假易。又體恤民情如此。是以輕民畏而重民安。於是直指使者何公、龔公、皆以書勞之。如前之云。權輿若是。必爲循良無疑。人多言邑玩難治。公之治數月。德音亨於上下。如其易不玩而後易。必栗陸大庭之世可。南方之民。其惡也人知之慮。北方之民。其惡也人不知之慮。不知則無震。無震則武斷不行。武斷不行。則蠶食不獲。夫其揭前茅而行也。而長吏不聞。是邑之難治耶。今其人非盡去而巷無目攝之侮。夜無干捄之虞。何耶。公以通靈之資。易於邑。不足爲異。乃其察而能厚。嚴而能惠。故足大耳。趙子曰。丁公之授吾邑也。余方筮文部。當事者問邑難耶。余曰。微夫人則難之。當事者持簿指公名。是吾知其才可畀也。知其才而事之。是撥亂也。知其仁而民之。是雨沙也。於公可睹已。古不云乎。先王之所重者。惟終與始。是則區區干旄之忠哉。

贈一峯張廣文膺奬序

余少時。見燕趙之間士。質朴少文。其所爲文。大率明白洞暢。直敷心腹而已。故以文取青紫者寥寥也。而吾鄙爲甚。論者以無以與起之故。然其時風俗淳厚。閭閻富實。號爲治平。邇來文日以盛。士大夫日多。而海內梦梦。脊脊多事矣。豈海內多事。而燕趙始文耶。夫燕趙之間。質朴少文。所受於天也。欲變而之文。猶欲變大江以南而質也。夫大江以南。萬山錯互。谿壑鬱橈。人生其間。安得不文。冀州之地。樓閣恆岱。太行

爲恆。當高有閎中爲庭除。四望無邱垤焉。斯其於人也。不爲質朴無文乎。其於文也。不爲明白洞暢直敷心腹乎。晏粲日久。古教澌滅。人之才識機力。盡用之於邪侈。其衣食器用。言語文章。無非邪侈也者。華離險棘之詞塞天下。盪心駭目。而燕趙之人稍爲所怵誘而效之。而質朴之風漸不可復矣。故燕趙之文盛。世道衰之徵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次剝於賁。其說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而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何好乎。燕趙之文也。文而趨於靡也。是賁之象也。識者之所慮也。一峯張先生。滇中產也。其人亮直淳素。表裏如一。倜儻磊落。不屑苛細。大類燕趙間人。其文依於大雅。而出之所獨得。不隨俗求售。斯豈非瑰琦性有超出倫等者乎。先是鄙士恆五六十年一舉於鄉。而乙丑至今。成進士者三人。先生來署學未幾。今年復一人舉於鄉。在鄙爲士大夫多。士子之文又大異往時。論者以爲盛。先生固能文。宜其丕變乃爾。然先生之可師。正以其人質直。不徒以文。其所謂文有先進風。故足尚也。學使者李公直指方公相繼獎之。大都言其文學善教。余恐諸士未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與今之俗士文同類稱之。又不以燕趙之文爲慮。而日趨於靡。故具爲道之。先生行且入對大廷。山澤之癯。舉其慮天下者屬之先生矣。